

写在朝霞上

——有感于江竹筠烈士写给儿子最后的家书

■杨清文

回望初心

幸福之根,复兴之源

云儿,我的小云儿
最近总在夜里梦见你
踉跄着向我扑过来,跌入我的怀里
醒来,泪已沾满枕巾
我的宝贝 现在正是你咿呀学语的时候
你那奶声奶气的可爱的童声
一直在妈妈的耳畔回响
如同清脆的小黄鹂在春天欢乐的叫声
妈妈离开你已许久
不知道你在外婆家过得怎么样
吃饭乖不乖? 身体是否一直健康
淘不淘气? 是否也会常常想起妈妈
呼唤妈妈 我的儿子,我的宝贝
都说母子连心
你能听见妈妈在重庆呼唤你吗
每当夜深人静后想起我的云儿
那黑亮亮如同一汪清水的大眼睛
那软绵绵的、肉乎乎的小手
那纯真仿如天使的模样
像时光的影像机
深深地烙印在妈妈的脑海里
我常常在虚无的空气里伸开双臂
幻想这样会触碰到
你柔软而弱小的身体
内心深处那涌动的温馨柔暖
似春天一股涓涓细流
静静注入娘的心海
在这革命道路千山万水的跋涉中
妈妈对你的爱与思念从未停止
想我的云儿
是这黑暗严酷的渣滓洞唯一的奢侈念想

孩子,你的出生注定了坎坷的命运
你是个多么不幸的孩子
在从川北去重庆
寻找你父亲的雾蒙蒙的路程上
妈妈不幸得知你的父亲英勇牺牲了
而那一年的春天
我在朝天门的码头送你上船
你还在母亲的肚腹里踢腿伸胳膊
仿佛与你的父亲道别
谁知那别就真的是天人永隔
我苦命的孩子
你的父亲来不及等待你的出世
来不及看上你一眼
来不及呼唤一声你的乳名
便永远离开了我们母子
孩子,你虽然没有看过你的父亲一眼
我要坚定而自豪地告诉你
他是个真正的革命英雄
他将可贵的生命献给了
一生为之奋斗的革命信仰
献给了为全天下和平解放的伟大事业
当我亲眼目睹你父亲的壮烈牺牲
那么多日日夜夜欢乐的思念
那么多共同战斗的祈愿

如同晴天霹雳撕裂了我的五脏六腑
妈妈心如刀绞,狂风暴雨似鞭子抽打在身上
我的云儿成了没有父亲的孩子
而在不久的将来
母亲也即将离开你
离开这个世间 用生命继续去完成
你父亲未完成的革命事业
我的云儿,可怜的孩子
还未来得及在父母的怀里撒娇
就要变成一个痛失双亲的孤儿
承受骨肉永远分离的剧痛
每念及此
妈妈的心涌出汨汨的苦泪与无比的愧疚
彻夜难眠,痛断肝肠
我多想让泪水尽情洒流
但是革命尚未成功
这颠倒的乾坤还未扭转
我没有权利流露内心永世的痛苦
勇敢的人
怯懦的泪水会玷污英雄的靈魂
妈妈得紧锁泪水
将革命的信仰继续传播四方

因为叛徒的出卖
妈妈被抓进了渣滓洞这个吃人的魔窟
蚊虫常常结成团伏如黑雾卷进铁窗
墙上的机枪、密密麻麻的电网
闪着寒光的刺刀
还有那发霉变质的黄米饭
都是恶魔在歌乐山非人的折磨
任指尖一次次被竹签扎得血肉四溅
带着连心的剧痛
任残暴的皮鞭举得高高
将我摧残得遍体鳞伤
妈妈将嘴唇咬得鲜血淋漓
也从未呼过一声
从未屈服过,从未背叛过
我也渴望自由,渴望陪在你身边
看着你从咿呀呀的幼稚
成长为练羽破浪的海燕
但妈妈怎能抛弃这种神圣的信仰
革命的胜利是需要千千万万
像妈妈这样的人去牺牲的
为了你及天下孩子免除苦难
妈妈无怨把这牢底坐穿
为了革命的胜利承担牺牲
这是我作为共产党人
所做的最骄傲和愉快的一件事情
我在心里一直祈愿着、盼望着、等待着
等到胜利冲破黑暗那道光
换来他日山城的烟花绽放

孩子,胜利就在不远的前方
黎明前消失的不是母亲的生命
而是在阴暗里游离的鬼魅
残害人民罪恶的血手
终将亿万民众捆绑
渣滓洞、美丽的重庆必将重归于安宁
还归于人民
推翻黑暗的政权
改变贫穷而落后的面貌
建设一个崭新的富强的新中国

这是多么壮丽的事业
孩子,你又是幸福的
你将在新中国的五星红旗下
在党的光辉沐浴下茁壮成长
与千千万万的孩子一样
拥有自由、民主、快乐的童年
妈妈希望 善良正直的品格
是你成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
将是一个崭新的幸福的大家庭
这绚丽的红旗
将插遍祖国的山川大江
不管是狂风暴雨还是惊涛骇浪
战斗的旗帜将永远肩负着
共产主义的使命
在这吃人的暗无天日的牢里
我仿佛听到了那打开牢门的枪声
如同火红的流星
如同山中狂劲的疾风
如同雨后轰隆的春雷

黎明就在眼前,曙光即将明亮
中华人民共和国
已经在天安门城楼上正式宣布成立
人民的军队已经跨过了嘉陵江
扫荡着敌人的残兵败将
那是无法逆转的时刻
而我却再也等不到了
不得不与这一切马上到来的幸福一一惜别
妈妈要离别的这一切痛苦
不是人世间那种普通的离别
而是与革命伙伴深深的互相了解
同甘苦、共患难
用鲜血凝就的感情
还有这无法逆转的遗憾
为了天下的家庭不要再骨肉分离
这是为母一生追求的幸福事业
亲爱的宝贝,妈妈马上就要离开你了
这永诀的悲哀、永世的离殇
我心中是万般无奈,千般不舍
永别伤痛的泪水如洪水般漫延决堤
我的宝贝,妈妈的小乖兔
我多想再抱抱你
亲亲你稚嫩的小脸 多想再听听你
用不识人间愁苦的可爱的童声
叫一声妈妈 可是妈妈再也听不到了
我的孩子,快点成长吧
希望将来长大的你
为妈妈今天做出的牺牲自豪且荣光
那一团团金星闪闪的红旗
是绚丽光亮的朝霞
是千千万万革命的母亲沸腾的热血
欢乐的激情及坚贞不渝的爱
在美丽的巴山蜀水
在湛蓝的天空
在新中国重生的大地上
迎风飘扬,回旋招展
永别了!
如同我生命一样美好珍贵的宝贝
永别了! 我最爱的儿子
永别了! 我可怜的云儿



敬礼·祖国(中国画)

黄援朝、唐秀玲作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涛峰一排接着一排,像小山梁似的,撞在艇舷上,激起几丈高的浪花,洒向甲板、舱盖,钻进了舱室。舵楼里的平衡指示针不停地晃动着……

天苍苍,海茫茫,水兵们到处为家。今儿在荒岛的岸边过夜,明儿到寂寞的滩头练兵。水兵的生活啊,既有诗情画意,更有燃烧的激情。

我追寻着战艇的脚步,透过奔涌而来的涛峰,看到了水兵心中激情的浪花。

淡水止渴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会记得曹操曾在行军中来了一个“望梅止渴”,传为美谈。大概没人听说过吧,当今却有“淡水止渴”的新典故哩。

一连几天的大雾,把战艇困在海面上。伙房出了告示:淡水危机。

水,我从来没感觉到它是什么珍贵的东西,虽说战艇要定期到海港加水,但总可以满足供应。洗脸洗衣是大盆大盆的,吃呀喝呀,更没人限制你。可这时,雾海茫茫,到哪儿去补给淡水呢?艇长不得不规定:每人每天用水不得超过半茶缸。洗脸还好办,大家隔夜把毛巾铺在甲板上,让潮湿的空气润一润,清早起来,往脸上一擦了事。可吃的尽是干粮,没水咽不下呀!

开饭了,炊事员在堆着饼干的桌子上,放了一杯开水。这水许是水箱见底倒出来的,显得有点浑浊。十几双眼睛一齐盯着这个极普通的茶缸,嘴唇在蠕动着,可就是没人愿意动一动这仅有的一杯水。

“喝吧,同志们。”艇长亲切地说着,他将茶缸端到战士面前,瞧瞧没一个人伸手,就笑嘻嘻地说道:“还是我来带个头吧。”他将茶缸挨到自己唇边,装出大口喝水的样子,然后叫大家每人也喝一口。战士们只好学艇长的假动作,都用舌头往杯口舔了一下。结果一杯水原封不动。

“嘿,要是在俺东村才好哩!”老班长李勇咧着嘴,打破沉默的气氛,“俺村里那些机井,满井是清水,喝它几碗,满肚子都是冰凉冰凉的。”

“还是我们赣南山里的水好。”小老表、机电战士王小勤接话道:“从高山上淌下来的清泉,叮叮咚咚的,捧一捧,含在嘴里,甜滋滋的,就像喝了一碗蜜水哩。”

“都别说了!”来自闽南的战士小张也憋不住了,嚷道:“九龙江畔的荔枝水灵灵的,肉香,味美,汁甜,尝几颗就够你解渴了。”

大家没喝一口水,谈笑间把饼干吃完了。

精短小说

想象,给生活插上翅膀

立——正!

压进枪膛的子弹,瞬息受到撞针的击打,浓缩爆满至极限的张力,冲出临界点,一声迫不及待的山吼之后,呼啸而出,这啸声悠长似乎会伸向无限。陡然间,悄无声息。这种停止绝无拖泥带水的痕迹,就像食指扣动扳机的那一刹那。没有过渡,自然出人意料。

处于轻微放松状态的皮皮,瞬间由柔软到挺拔。两脚靠拢,双腿绷直,浑身的每一个细胞都是硬邦邦的。

对皮皮来说,这口令是一股力,一股摒弃杂念、统治人意志的力。

这样的口令,真是够味儿。皮皮的心里,腾起学喊口令的欲望。练过花腔的皮皮,嗓子是一架小钢炮。音量高而亮,没有一点杂质。班长的嗓门嘶嘶哑哑的,口令都那么棒。要是我皮皮学会喊口令,那还不登峰造极。皮皮对自己很有信心。他这种自信,是有道理的。至少,皮皮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没有挂衔的皮皮,还是个人伍才一天的新兵。是新兵就没有放肆的权利。整整三个月,皮皮在心里把口令默念了成千上万次。有几次,差点儿脱口而出。

下到连队,皮皮发现老班长的口令更够味。新兵连的班长,根本没法和老班长比。差一大截子呢!

早操的内容是爬山。上了山顶,班长们扯着嗓子练口令,兵们自个儿练摆臂,练踢腿。

立——正!
憋了三个月的皮皮,气出丹田,脸涨得通红。

老班长扭头眉毛一挑,你喊的?是,请班长多指点,皮皮竖得很直,如同戳地的通条。

海风吹来两朵浪花

■朱法元

急警报。12级台风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逼过来,巨浪翻滚呼啸。显然,返港避风来不及了,就地抛锚又不安全。我们只好就近驶进小青岛的港汊。

青岛尽是一片黄褐色的沙石,杳无人烟。不出两天,供应中断了。艇上没有预备足够的蔬菜。头一天,节约,再节约,每人每餐只吃一块咸带鱼下饭。第二天,什么鱼呀、菜呀,都没有了。

艇长琢磨着对策。他把战士分为几个小组,趁退潮时,到岛上的山沟觅食去。可是连青草都很难看到,就别说什么野菜了。后来大家到岸边礁石缝里摸海螺,也是空手而归。

“鱼!”突然,一个战士指着艇边的海面,惊叫起来。大家循声望去,果然看到浪尖不时跳跃着一条条鳞光闪闪的小鱼。

“有了,有了!”艇长一拍大腿,大声嚷着。

大家睁大眼睛,有点莫名其妙。艇长吩咐小张抓一把大头针来,又叫枪帆兵小赵拿来一截绳线,拆成一根根尼龙丝线。这大头针和尼龙丝,在他手上摆弄了一会儿,变成了一根根简易的钓鱼线。

“钓鱼!”大家这才恍然大悟。艇长布置好艇上的执勤任务,便带了大伙,乘着小舢板来到一个背风的地方。大家用海螺壳做饵料,七手八脚地放下钓线。不一会儿,鱼儿上钩了,一条、两条、三条……全是鳞光闪闪的,在帆布桶里“蹦跶”开了。

傍晚,伙房里够热闹:艇长腰系围裙,亲自掌勺,帮炊事员煎呀炒呀的。不一会儿,煮出几盘红烧鱼,香喷喷的,一顿美美的晚餐开始了。因为供给中断带来的忧伤,早已在一阵阵笑声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夜,静极了。桅杆挑着一轮明月,把战艇照得透亮。海风吹着浪花,闪动着银子般的光芒。

我踱出舱室,凝神地望着大海。阵阵海风牵动了我的绵绵不断的思绪:是什么力量把水兵的心拴在大海上,以至于在任何艰难时刻,听不到他们的叹息,只能见到他们的笑脸?正当我陷入沉思的时候,只听见甲板的一角飘来轻柔的口琴吹奏声,那优美的曲调,正是《战士的第二故乡》:

云雾满山飘,
海水绕海礁,
人人都说咱岛儿小,
远离大陆在前哨,
风大浪又高,
啊!自从那天上了岛,
我们就把你爱心上,
陡峭的悬崖,
汹涌的海浪,
高高的山峰,
宽阔的海洋,
啊!祖国,亲爱的祖国,
你可知道战士的心愿,
这儿正是我最愿意守卫的地方……

“淡水止渴”,真是很有成效。

水兵们的生活是艰苦的,但是他们胸中流淌着涓涓的永远不会枯竭的清泉。我的面前出现了电影《上甘岭》的场景:炮火连天,战士们困守在滴水难寻的坑道里,个个嘴唇干裂。可是,“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歌声,却牵来了他们心中的清泉。这清泉的源头在哪里?在祖国。胸有祖国的人,什么时候心里都是甜的。

港湾垂钓

太突然了,收音机传来了台风紧

口令的味道

■北乔

训练标兵。皮皮感觉自己长大了。光溜溜的下巴,有了稀稀落落的胡茬儿。可班长不这么认为。班长对皮皮上下一打量,你有了兵相,兵味十足,长成真正的军人了。

皮皮提升副班长的那天,班长把他领到山上。

“皮皮,现在你可以喊口令了。”班长向皮皮投去信任的目光。

立——正!

皮皮犹豫了一下,终究还是喊了。口令出口,皮皮很奇怪。这口令从没练过,怎么一张口就怎么到位?听起来比班长的还够味儿。

现在知道口令的味道了吧?班长说得很随便。

“什么味道?只觉得够味,但没品出来到底是什么味儿。”皮皮说完,不停地咂嘴,还在尽力咀嚼。口令确实有味道,这一点他现在信了。

班长一笑,“兵味呀,有兵味的口令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口令。”

不错,确实有股兵味,而且很浓,皮皮一下子顿悟。

没味儿,你这不叫口令,口令得有口令的味道。班长没给皮皮面子。皮皮一脸疑惑,口令还有味道,这也太离谱了。不过,皮皮没敢说出口。他还是新兵。

班长看出了皮皮的心理活动,一拍皮皮的肩膀,“别不相信,一年后你自然会明白,你现在要学的不是练口令,而是习武学艺。”琢磨琢磨去,没开一点窍,皮皮干脆放弃。班长的话一定是有道理的,皮皮只能用这种方式安慰自己。

一年下来,皮皮在摸爬滚打中成了



长征

第4637期